

金仁山先生文集

金仁山先生文集

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附編卷之五

後學東湖董遵編輯

十八世孫律重梓

爲師議服

朱咸熙戊辰十二月北山何先生卒王魯齋謂金仁  
山曰北山當世巨人今制門人之服而非古則無以  
示四方矣子其思之仁山議用白布深衣而純以素  
冠用素冠加絰於內而以生絹加於外絰用細麻帶  
用細苧魯齋聽議用元冠端武加白巾謂卽古之素  
委貌也深衣不用素純而布帶加葛絰及仁山往問

張伯誠乃不以爲然曰北山之生不爲詭俗之事死而吾輩之服殊詭于俗非北山之志也爲吾黨者以學問躬行自勉有以發明北山之學可矣不必爲是服也生絹白衫加布帶而白巾如常庶可表此而亦不甚駭於俗且今爲古服魯齋服之可也朋友中有義利不明出處失節見吾輩之服亦服之則反玷北山矣於是魯齋約日成服伯誠不往魯齋曰其耻與吾人黨乎仁山曰伯誠非耻與先生爲黨耻與履祥一輩朋友爲黨耳且伯誠之說存之以爲朋友之糾彈可也按二先生皆北山門人雖所議不同然其厚

師友之義則一

傳道白雲

金華許謙聞先生講道蘭江上委已而學焉先生曰士之爲學者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旣加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謙聞之惕然時先生年七十而謙年三十有一矣先生嘗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謙由是致其辨于分之殊而要其歸于理之一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上俱見  
縣志

仁山遺筆

仁山先生將易簣命其二子曰前編之書吾用心三十餘年平生精力盡於此吾所得之學亦畧見於此矣吾爲是書固欲以開後學殆不可不傳然未可泛傳也吾且歿宜命許某編次錄成定本此子他日或能爲吾傳此書乎

挽金散翁

魯齋王文憲公有挽散翁詩云濱水之西巍然一峰是曰道峰翔舞而東林巒蔚蔚邱壑渾融雍雍聚落惟金之宗五世積累鍾此散翁散翁頤頤生有異質

學敏而博心廣而實乃孝乃睦乃大其識教子一經  
維寬而栗教人盡已維已無斁選舉汰壞取士以文  
決于一夫舟升遂分良才美德所甘隱渝負我求我  
負人非人兩語垂訓風俗返淳我之識翁因翁二子  
典型是親翼翼亹亹曾不幾見翁遽不起我來哭翁  
亦已晚矣匍匐之義真可愧死我旣哭翁亦相准城  
千嶂矗矗萬壑沄沄一邱永閟昭明土征萬壑沄沄  
先師仁山先生於外紀旣成數百年之後而於書獨

書仁山先生集後

許謙

求千古聖賢之心流潛反覆覺與史氏所記者大異  
於是修成一書斷自唐虞以下接於通鑑之前一取  
正於書而囊括易詩春秋之大旨旁及傳記諸子百  
家雖不敢如綱目寓褒貶於片言隻字之間而綱羅  
遺失芟夸繁蕪考察証據坦然明白其于書則因蔡  
氏之舊而發其所未偪其微詞奧義則本朱子而斷  
於理

上劉約齋書曰

先師仁山學於北山何文定公魯齋王文憲公師友  
之門而北山實勉齋先生之高第其於學也於書無

所不讀而融會於四書貫穿於六經窮理盡性誨人  
不倦治身接物蓋無毫髮之歛可謂一世通儒

又上約齋啟曰

旣至壯年始逢大匠洗故學之荒陋開大道之坦夷  
使讀晦菴之書而泝伊洛之源可跋夫子之墻而見  
宗廟之美携手提耳且諄諄然而命之測海窺天巍  
巍乎其大也

輓詩

二首

德粹身常潤時艱志莫舒治安曾獻策私淑幸遺書  
方寸涵千古襟懷湛太虛哲人今已矣吾道竟何如

又

統緒傳朱子淵源繼魯翁誨人沛時雨對客藹春風  
志立修身本誠存作聖功遺言猶在耳一慟悶幽宮

濂洛風雅序

唐良瑞

詩者志之所之也志有正有偏有通有蔽則詩有純  
有駁有晦有明故偏滯之詞不若中正之發而放曠  
悲愁之態不若和平冲淡之音生於其心則發於其  
言發於其言則作於其事所關非細故也良瑞幼而  
好詩然有激於其中則必見於其外是以好爲奇崛  
跳踉之句發揚蹈厲之辭間亦自覺其露而未有以

易之者仁山金子吉甫翁館我齊芳書舍數日相與  
縱言至於詩因見其所編萃有曰濂洛風雅者開卷  
徐展但以師友淵源爲統紀而未分類例然皆涵暢  
道德之中歆動風雩之意淡平者有淳厚之趣而浩  
壯者有義理自然之勇言言有教篇篇有感異乎平  
昔之所聞因相與紬繹之竊以爲今之詩非風雅之  
體而濂洛淵源諸公之詩則固風雅之遺也第風雅  
有正有變有小有大雖頌亦有周魯之異體則今日  
風雅之編不可不以類分也於是斷取詩銘箴謳贊  
詠四言者爲風雅之正體其楚詞歌操樂府韻語則

風雅之變體其五七言古風則風雅之再變其絕句律詩則又風雅之三變也類聚而觀之條理明整意味悠長因以私淑予姓而朋友間見者亦皆欲得之因鋟諸梓與同志共焉若夫味其詩而泝其志誦其詞而尋其學觀其一二而求其全集則又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嗚呼龜山載道而南伊洛宗派在中者自文公淵源錄已難盡考又况百五千年之後乎北方之學者必有得其傳者矣近聞許魯齋師友傳授之盛然其文章皆未之聞雖文公諸門人文集亦多未出嗣是倘有所得又當續編云昔元貞丙申四

月既望

請入鄉賢祠祀先生文移

吳師道

嘗聞有道德者歿則祭于瞽宗今學有先賢之祠古遺意也若乃立德立言可法可師當今之所表章學者之所尊信既有其人未列于祀豈不爲鄉邦之深耻學校之缺典乎竊見故仁山金先生諱履祥字吉父世蘭谿人少而好學有經世志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曆無不博通長師魯齋王文憲公栢從登北山何文定公基之門北山實學于勉齊黃公而得朱子之傳者由是講貫愈精造詣益邃

表裡誠篤神氣肅和舉進士一不利棄去以文義遊  
諸公間嘗出奇策匡世爲在位者所阻格宋季以廸  
功郎史館編校召已不及用隱居住山下著書以淑  
後進大德中本道帥臣及部使者敦禮延致聽授講  
學翕然鄉方未就而卒所著尙書表註大學章句疏  
義刊于婺江東憲司刊指義于宜學通鑑前編近蒙  
本道憲司命婺學刊行事聞臺府表上送官又有論  
孟集註考證傳學者文集藏于家先生道德無忝于  
前修論註有裨于後世列之祀典義叶古今雖一時  
之未遑豈公論之終泯况先生後嗣貧窶非欲藉是

以庇身而其見義舉揚亦非托之以要譽如蒙轉聞  
有司祠之學宮非惟允愜多士之望抑亦不負風憲  
尊賢崇化之心學校幸甚

奉安仁山先生神主詩二首

我里堂堂有碩師窮經自首竟誰知諸君宣化文明  
運百世流風道德祠鄉曲論公身沒後衣冠色動禮  
成時服膺私淑遺編在豈乏方來秀杰姿

仁山山下故書藏上泝真傳自紫陽策秘當時山海  
變道行異世日星堯先生永配千年社學子濃熏一  
瓣香端藉廣文崇教事相看不恨鬚毛蒼

金文安公仁山書院記

董 遵

仁山書院者爲崇奉先儒仁山金先生而作也先生居仁山受學魯齋王先生從登北山何先生之門北山嘗親炙朱子高弟子勉齋黃先生厥後仁山又以其學授白雲許先生推源統緒四賢者實朱門世嫡始東萊呂子與朱子南軒張子友倡明正學允矣東南鶴峙蓋百五十年一鄉五碩儒相繼挺生咸以斯道爲已任世稱金華小鄒魯云東萊在宋有麗澤書院元有北山書院四賢書院我師楓山章公與聽庵鄭公恒慨夫蘭谿仁山闕里也而書院獨無非缺曲

歟于是前郡守維揚趙公創議相基得城中所謂天  
福山卽慈明佛院廢址者歸然高朗可以有作旣而  
郡守東山劉公至以茲事首風化亟是焉圖適郡判  
毘陵趙公來視縣政經畫旣定遂以督役委于仁山  
宗裔曰鏞者間則郡丞濟南張公時和協贊而前令  
周君勲今令錢君燭亦與有力焉構于己亥夏完于  
戊寅春堂肖先生神像門揭仁山書院煥然新廟之  
規固盛舉也今郡守關西王公偕郡丞公一日蒞縣  
瞻拜之餘相顧喟因是固高山仰止之地也鄉有楓  
山迹文廟鼎新已有記矣茲院顛末屬諸其門人不